

文 游 基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老了歌

□ 于宇

拐杖

拐杖，曾被他一次次地拒绝。他对孩子们吼：爸不需要，爸还很坚挺！

你相信吗？拐杖也有骨气——他不理拐杖，拐杖也不理他。即使把它扔到墙角，它也一声不吭。但它，默默地关注着他。

直到有一天，他重重地摔了一跤，差点骨折，才醒悟、认输——岁月不饶人，老了，得服老！

拐杖也不计前嫌，很客气地接纳了他。

此后，拐杖便成了他的警卫员啦！风风雨雨，朝朝暮暮，与主人如影随行。

他俩的故事，多得就像秋天的落叶。他说：真得感谢它，一次次挽救我于不倒；感谢它，陪伴我走过漫长的孤独，走过一个个风霜雨雪的四季……

没事时，他常盯着拐杖发呆，拐杖也直愣愣地瞅着他。“唉，总有一天，我也会瘦骨嶙峋，一如这赤条条、磨得发亮的它。”他说。

两根“拐杖”，一高一矮，就像一个骨感的“人”字。他俩相互支撑着，迎着夕阳前行，直到地老天荒。

捡“石子”

喜欢一个人在小区独行。喜欢停下来，东张张西望望。人老了，思维、好奇心不能凝固。

据说，我的老乡汪曾祺，小时候就爱东张西望，老了，也是。我想学他。

我还比他多一点：路上，见到新鲜的、好玩的，随手用笔记下来，就像捡小石子。我已“捡”了几大本“石子”。

今天空气真好，鸟儿突然多了起来，在树梢上、树丛中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叫声也特别响，不会是想和我说点什么吧？我又习惯地掏出笔和本子……

仰望星空

夜幕降临，我坐在阳台，仰望星空。天好蓝好蓝，数不清的星星在闪烁。

传说，地上有多少个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那么，我就静下心来，寻找属于我的那一颗。

我的这颗星，可能很渺小，也可能很暗淡。这和我不爱显山露水的性格有点相似，尤其到了晚年。

但我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即使今夜离开，我也要在天空划出一道亮光。

三月的风

□ 王少同

三月的风
是叫醒万物的闹钟
静悄悄地来
让世界渐渐姹紫嫣红

三月的风
是追求自由的火种
一路欢歌
点亮地球村的东西南北中

三月的风
是向新而行的萌动
燃烧激情
生命的意义变得更珍重

我想做一缕三月的风
努力成为灵魂高尚的人
真诚、热爱、坚持、自信
尽情享受流年里的每一次感动

对于摄影，我其实是一个“门外汉”。在2019年6月15日之前，我喜欢有空在家写写大字，画画小鸟，纯属都是自娱自乐。

现在，我使用的相机是十年前购买的佳能7D，之前也买过一台850万像素的SONY相机。再之前是一台胶片机，但使用时间很短，就被我搞丢了。乍一看，似乎是一个老摄影人了。其实不然，这些相机大都是闲置，自己并没有对摄影太上心。其间，我还在上海书店购买过各种摄影专著，也成了摆设……

直到2019年6月，我被推任高邮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感觉压力很大，但也真正促使我认真地去研究摄影。我将早已落满灰尘的摄影包重新掸了掸，又把以前的书籍拿到案头上来……因为，我对摄影的认识是初步的也是肤浅的。

2019年，我开始真正地进行摄影创作。我是文字记者和报纸编辑出身。作为文字记者，因需要大量的采访，回来后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稿件，起初的感觉是，拍照片很简单，只要“咔嚓”一下就OK了。其实，并非如此，这是我的初步认识。

拍照很容易造成遗憾，如果没能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是拍不好一张照片的。要拍好是需要很深的摄影功底。即便调好了相机参数，在拍摄过程中，如果从室外转移到室内，抑或从室内调整到室外，参数常常会有忘记调整的时候，这样拍出的照片就会或过曝、或死黑、或不实……况且许多场景又是稍纵即逝。

有一次，郊野公园美丽的风光吸引我，我兴高采烈地避开二桥，直奔镇国寺处去拍夕阳。当

我们小组有框田，叫陆家圩，约有上百亩，让姓吴的外地人承包，租金近千元一亩，国家种粮补贴钱照样给原农户。不愁风不愁雨，不问庄稼长势（不是不关心，人家田种得好），坐在家里拿钱，大家心安理得。除此之外，剩下的二百多亩田，仍由各农户自己种植。我家原来四亩地，租出去一块，还有二亩多，我和老伴一直种着。小吴承包了约有五六年，到了2017年，又有一姓俞的外地人来承包剩下的200多亩地。吴、俞是姊舅关系，姐夫和小舅子两家来打“组合拳”，乐得大家小户不用种一分地。吴、俞两家，在其他地方也有承包田，农户称他们“大种田的”。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种田的“大处”。

说实话，让外地人承包前，不管大家还是小户，田越种越难种。看看张家，只有几个老的在家，瞧瞧李家，也是两个老的在家，人老了，零部件磨损了、老化了，不是腰疼就是腿疼，有的人连路都走不动了，撑不起种田一方天地。吴、俞两家帮我们挑起了种田担子，尚有体力的中老年人放心地进厂子或打零工，乐得上岁数的老人逛街头、打小牌……

已过不惑之年，生二胎添了个细娃。老婆还怀着他时，他姐要给宝宝取名字，如果是妹妹就叫小花，如果是弟弟就叫大帅。生了个男娃，结果取名大帅。大帅的到来，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中增添了不少烦恼和乐趣。

最先的感受就是糗，经常遇到尴尬的事。我天生皮肤黑，看起来就比同龄人显老些，再加上细娃是我四十多岁时生的，几乎相隔一代人，难免让人误会。记得大帅在医院刚出生时，护士把裹在襁褓中的他抱给我，笑着说：“恭喜恭喜，添了个大孙子！”我哭笑不得，尴尬之余还得挤着笑脸递上一个红包。打那以后，这样的尴尬经常遇到，无论是在小区散步，还是带他上街玩，经常有人打招呼说，“带孙子出来玩呀！”就因为这样，上幼儿园时，接送他上学我都不肯去。因为在校门口站着的全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父母或者五六十岁的爷爷奶奶，我站在那极不自在。后来有一天，老婆接孩子时和学生家长闲聊，说大帅班上

早春二月，草长莺飞，荠菜、马兰头、蒲公英等时鲜野菜竞相上市，正是包春卷、尝春鲜的好季节。

春天是妻子最为忙碌的时光。擅长包春卷的妻子，调的馅不咸不淡，无论是荠菜馅的，还是大蒜馅的，或者鸡蛋拌药芹馅，看上去色泽鲜亮，碧绿碧绿的，刺激着味蕾神经，顿有垂涎欲滴之感。调好馅后，她那灵巧的双手快速而麻利，犹如变戏法一般，一根根春卷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餐桌上。待儿子儿媳下班归来，打开燃气灶，烧热锅里的菜籽油，开始炸春卷。两面金黄时起锅，放置盘中冷却两分钟。这时咬在嘴里，荠菜肉馅的鲜、大蒜荸荠馅的脆、鸡蛋苤菜馅的香，令人大快朵颐，仿佛胃里装下那美丽的春天。

星期五早上，我驱车送孙子上学，妻子则早早地去了菜场。我在小区溜达几圈回到家中，妻子买回了3斤前腿肉，直接加工成肉末，购买了

我对摄影的认识

□ 夏在祥

我跑到平津堰，高高的栅栏拦住了视线，我爬不上去，便快速扛着三脚架，背着沉重的设备，再开车回到二桥。这时夕阳已不在，我只能望湖兴叹……当然，拍完照片后，还得回来整理，远远不是“咔嚓”一下如此简单的。

因工作关系，过去我虽然拍摄很少，但对拍摄新闻照片积累了些方法和心得。认为将照片拍得清晰，有时也不难。相机技术的不断进步，让你在拍摄上可以比老一辈摄影人要简便得多。另外，从构图上来说，可以黄金分割、九宫格、色块、框景等，如果注重学习，也可以很快地提高和掌握。

然而，随着拍摄的深入，越拍越觉得并非易事，这是我的第二个认识。

前辈张晓萌讲过“摄影易学难精”。常用的拍摄方法和构图都能了解，对于平常的拍摄或“经典”的拍摄不会有什么问题。“美的本质是数量比例的和谐。”但是，宇宙万物所展示的光影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每一张图片所呈现的影调色调也是有区别的。舞台上大红大绿的服饰异常鲜艳夺目，让舞台熠熠生辉，但我从来没看到生活中的人们会这么打扮，那样岂不是怪怪的吗？摄影就是如此，拍摄一件好的作品，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开始对自己拍摄的图片，越来越挑剔。

第三个认识，随着交流和不断地深入地图，我

种田之“大”

□ 秦一义

吴、俞两家，人品不差。租金不拖欠，年前早兑现。春种秋收，需要帮手，都尽量安排我们本组人，我妻子经常被两家邀请去干活。去干活的人，人家不亏待，田头放茶水，到小中，每人手上都接到插酥烧饼，傍晚也安排“晚茶”。一天活干下来，来不及洗腿，人家就把工钱递到你面前，客气地道一声：“让你们辛苦了！”

小吴承包田偏远，小俞承包田集中在公路两边，离我们庄台也近，我们与小俞的交道多些。小俞为人厚道，比如，一处河岸线，几百米长，任由原来农田户主种菜、点豆。我家三分菜地，与小俞一块承包田为邻，秋天栽油菜苗，夏天种黑豆。油菜苗最怕麦田除草剂，往年冬天，小俞安排人背喷雾器“化除”（化学除草），油菜苗总要被除草剂损伤一些。去年冬天，小俞用“飞机”打药，我心想，糟

家有细娃

□ 聂风康

同学家长年龄最大的不是我，还有比我更大的。是个教师，姑娘很优秀，现在国外工作，几年都难得回来一次，父母感觉寂寞，就生了个二胎。现在人家每天都自己接送孩子。后来，我去接孩子，特意观察了一下，还真有一个白头发比我还多的哥们在接孩子。打那以后，我终于让自己增添了一些自信，一有空就主动去接孩子了。

接着就是烦。随着细娃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调皮，也让我越来越感到烦人。家中的玩具各式各样、到处都是，这也就算了，烦的是他整天拉着我陪他玩，我是既没有耐心，也没有那个精力。就说玩奥特曼卡片吧，上百种名称的怪兽和奥特曼图片，让我看图片说出名字，我是一个也

春卷里的邻里情

□ 许佳荣

带着露珠的新鲜荠菜、大蒜、药芹、荸荠和草鸡蛋，同时买了2斤春卷皮。我知道，这是包春卷的前奏，今天有口福了。

以往包春卷弄个半斤肉足够了，本来就是尝尝鲜的，可今天的分量是往常的几倍，我不由得心存疑虑。

简单地吃完中饭，我洗完碗后到卧室午休。妻子便忙碌起来，一会儿洗荠菜，一会儿择大蒜，一会儿药芹焯水，一会儿荸荠剥皮。捣鼓好这些，开始和馅调料，味精、白糖、淀粉水、酱油，分门别类地下锅，熬制成三种口味的馅儿。然后，施展她的看家本领——包春卷。眨眼间，一张张薄如翼、

意识到对于一幅作品，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

美是自然的客观世界，也是感情的主观世界。从传统的观念上，美的自然属性是审美判断的唯一标准，但现代人并不这样看。摄影应该致力于表现奇特，还是表现普遍？有时你的镜头里都是现实，但哪一个是真的？现实和真实不是一回事。我们凭什么武断地认为我们眼中看到的空间就是真实的？太关注“局部”，就失去了“整体”。现实是一种具体的存在，真实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艺术是对以上存在的揭示。

我认为，美不等于漂亮，表现漂亮的事物容易，表现美的事物难。内容不等于形式，表现内容容易，表现形式难。漂亮可以愉悦人的心理、生理感官；美不一定是起愉悦作用，甚至还会起到相反作用。

事物是复杂的，摄影也是如此。我们不要总是站在其中的一极上去思考问题，要去除“非此即彼”的习性，不是美和丑、好与坏那么简单。审美标准唯一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对待摄影，对待他人的作品。艺术的终极“意义”就是“美”和“爱”，只有用真诚的心态才能感受得到。要养成自我完善的美德，远离绝对化的思维。我们常有一图胜千言之说。过去我对于拍照，是想不到这些的，有时还比较轻视，现在已完全改变了看法。科技的进步，摄影的出现，拓展了以文字为主导的记录功能，给了我们更多的探索……

我对摄影的认识是粗浅的，希望通过更多的实践，心里不再发虚，手上的功夫扎实些，不再望湖兴叹！

了！人工打药，尚且有损伤，飞机打药，不知要损伤多少油菜苗呢。谁知小俞夫妻俩拖着塑料布，一人站一头，好似拉起一道墙，飞机也没有飞到边上，药液飘不过来，油菜苗毫发未损。

自从吴、俞两家来此种田，自费请扒土机、推土机，整治农田，做到水系配套、道路宽敞、土地平整。他们两家种田，配有大型农机具，都是自行操作为主。每个圩口配有抽水机，需要水开关一拧。割麦割稻，只需两天。插秧用插秧机，一圩地，上百亩，早上一片黑，晚上一片青。更开眼界的是打农药，施化肥，用上了“飞机”。一次，我在公路上散步，看到“飞机”飞来飞去地喷药，好奇地走拢来看稀奇。小俞父亲乐呵呵地对我说，“飞机”是女婿刚买的。我看到小吴手上捧着遥控器，“飞机”在他的遥控下，一会东一会西，药水喷完了，“飞机”飞到大路边的作业区，装上药液继续来回穿梭。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就在目前，真实得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小吴、小俞两家来种田，让我们看到了种田的高速度、高效益，领教了什么是新型职业化种田。

不认识，而他是随便拿一张都能准确地说出名字。我扔了卡片就去睡觉，刚要睡着，他把他的电话手表设置成语音报时，悄悄地放到我床头，让我不得安宁。更气人的是，有回我睡着了，他用胶带纸贴我腿毛，疼得我哭笑不得。像这样烦人的事还有很多，有时真想揍他，但终究下不了手。老婆总怪我是老来得子，舍不得打，惯坏了细娃，将来有苦头吃。我也只有无语了。

虽然经常出糗、嫌烦，但最终还是觉得乐。多了个细娃，多了好多笑话，生活中也多了好多乐趣。从牙牙学语到蹒跚走路，再到上幼儿园、小学，开心逗乐的事真多。小时候，亲戚朋友逗他玩，让他学大人抽烟、喝酒的样子，学爷爷弯腰走路的样子，学奶奶瘪嘴吃东西的样子，学得惟妙惟肖，让人笑得合不拢嘴。有时候调皮，我举起棍子假装要打，他先是害怕站着不动，看我没有打下来，噗嗤一下笑了，把我也逗乐了……

家有细娃，真好！

白如纸的春卷皮蝶变成造型精致的春卷，躺在三只面盆里。妻子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张罗着。

下午5点，我接孙子放学归来。妻子不在家中，面盆里的春卷寥寥无几，大约20只不到。春卷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就在我纳闷之际，传来“笃笃笃”的敲门声。我连忙开门，是一楼101的祝姐，手里端着她泡制的萝卜干，还有从盐城老家带来的盐水虾，笑着说：“谢谢大姐给我们送春卷，我家优优连声说好吃好吃！”

妻子真诚待人，是有名的热心肠，邻里间哪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能帮衬着，与小区里本来素不相识的奶奶们玩成了好姐妹。去年，妻子慢性肠炎发作，小区的姐妹们隔三差五地上门安慰，不时送来老家的小米、地瓜、鸭蛋和时鲜的蔬菜，妻子十分感动。前不久，妻子对我说：“开春了，我要包春卷，让姐妹们也尝尝我的手艺！”开始，我没在意。当祝姐登门致谢，我才体会到妻子的心意。